

評選

直省閨藝大全

恩科

光緒癸卯

評選直省關類大全卷八

羣而不黨義

第一名吳敦義

張據科法

公心私心
分析明白

乃羣字弱
乃九剛顯
乃力重

上下古今
知是真正
復不少言
之概

此二類終
雖黨禍日
昭伊成

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逸周書云。從之成羣。曰君。荀子云。君者何也。曰能羣也。然則君也者。固合什百千萬之羣而為之。君臨天下也。或者愚於漢甘陵唐長慶宋元祐明東林之黨禍。見夫世有講合羣之學者。輒引為以戒。彼獨未聞孔子之所謂羣而不黨者耶。朱子訓和以處眾。曰羣。所謂君子之公心也。孔安國訓黨為助。即朱子相助。非曰黨之意。所謂小人之私心也。賢古以來。堯臣二十二人。舜舉八元八愷。周之文武有臣三千。若明臣良成。有一德。踰踰濟濟於斯。為威羣莫羣於此矣。厥後孔氏之門大萃。其羣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孟子繼起。從者數百。大義微言。轉相授受。千秋萬世。奉為儒宗。亦羣之效也。故書曰。同寅協恭。衷其能合羣也。德比離心。貶其不合羣也。禮曰。敬業樂羣。勸其知合羣也。離羣索居。誠其未合羣也。羣顧可不務乎哉。古之君子。羣諸朝廷。不摩猜嫌之釁。羣諸鄉黨。不朋標榜之風。誠慎之也。延至李世。朝綱廢弛。賢奸混淆。尚開拒者。不講外交。主交通者。不修內政。侈談新法。聚訟於盈廷。高語成規。攬權於當路。既處晦盲否塞之際。又無窮變通久之方。儒術垂暎。漢宋爭競。談性理者。輒薄古訓。研經藉者。務屏空言。墨守注疏。相承夫學派流傳。語錄爭勝。於儒林始持入主出奴之見。終釀分門別戶之憂。此則各羣其羣。各黨其黨者也。至於唐之牛僧儒李德裕之徒。宋之王安石呂忠卿之流。始欲合羣。終成鉤黨。此則名為羣而實則黨也。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高。南宋諸道學以名義自防。有明諸君子以丰茂自峻。處濁世之交受清流之禍。此則不自喜其羣而致令小人目之為黨者也。朱子訓黨以和。即和而不同之和。亦以當時之立黨。碑其偽學。激於士大夫之嚴峻。不能和以處眾。釀為巨禍。適為小人所諧。

孝事此訓
備有深意

用觀筆便
見知言養
氣之功用

知言者得
鄭重
順流而下

養氣為春
天之氣者

而君又狃於偏聽致成朋黨也三復斯言不其有感於漢唐宋明之季矣

羣是羣黨是黨分析得清則不羣之害與結黨之害不煩言而自見此作體認極真而於前代朋黨之說亦剴切言之與歐陽朋黨論東坡讀朋黨論可謂異曲同工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義

第一名吳敦義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顏子心齋坐忘自謂戰勝於天人此皆聖賢因物付物息養晦存之功用也若孟子告公孫丑以知言養氣也何哉蓋知言者知人之言也養氣者養所稟於天之正氣也趙注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竊以孟子此言正告丑以與告子不動心之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己之言且不可得而知而况人乎又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氣且勿可求而謂能養氣乎朱子訓知言以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則際此戰國之際抵掌曳裾庭說諸侯而言縱橫者一家言捭闔者一家言談天者一家言雕蟲焚軀者一家而為詖辭為淫辭為邪辭為遁辭或得或失或是或非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夫其勿奪於人必先無歉於己故中庸之言知化極之浩浩其天文選班孟堅答賓戲孟養皓然之氣注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注引趙岐云浩然天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然則項氏趙氏皆以養浩然之氣為養天之氣而董子以為養天之氣與朱子訓以盛大流行之貌一以貫之至盛且大莫天若也惟天氣盛大能以流行故曰浩然惟孟子善養之故其經綸位育之用與中庸所謂浩浩其天者相合是氣也塞天地可也配道義亦

得親切

起筆奇

疑懼是不
知言不養
氣少害

疑
知言故不

疑
養氣故不

可也。與其所謂知言者功用有內外而心法則一也。

知言養氣是亞聖一生本領。文切實發揮具見真際。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第二名湯在客

魯論以毋我為戒而大學十章無我字。至孟子七篇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我得志不為其言我者指不勝屈。至告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我自重而終不失為我者。豈泛論哉。時至戰國危言日出。風氣日頹。非視當世無一可疑。我懼我者而我終失其為我。夫榮我之聽惑我之志者。莫如言。言非知不為功。蓋其時墨翟以兼愛為言。楊朱以為我為言。莊周以離世為言。商榷申韓之徒以嚴刑峻法之言著。公孫龍惠施之徒以堅白同異之言著。不特此也。戰勝攻取者。孫武吳起尉繚所立言也。合縱連橫者。蘇秦張儀犀首龐煖所立言也。闢草萊盡地力者。李悝所立言也。並耕而食。蠶桑而治者。許行所立言也。他若皇子之言以東周田子之言以均。開王廖之言以先。聞兒良之言以役。聞方其談天炙轂俗耳震動。相與舌橋不下。孟子曰我知言是在不疑。夫我之自恃為我者。尤莫如浩然之氣。氣非善養不為功。有正氣有銳氣。平旦之氣在一日中和之氣在一心。彼畏我求我。鄙忌之。夜氣也。王前士前顏觸之壯氣也。一則曰唯唯。再則曰唯唯。范雎之驕氣也。魯仲連之不帝秦。則以氣縱勝。蘭相如之反趙璧。則以氣矜勝。觸警之諫趙后也。以柔氣迎之。唐雎之折秦使也。以盛氣陵之。而皆非浩然之氣也。所謂善養者。千乘萬鍾不足以屈其氣。鳴鐘列鼎不足以短其氣。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不以為意。氣之揚也。帝笑滿前。爭紼滿座。不以為志。氣之伸也。有奇偉之氣而無萎靡之氣。有果敢之氣而無庸懦之氣。是在善養。是在不懼。言耶。氣耶。知耶。養耶。不疑不懼之權。固在我耳。彼知有人而不知有我者。其言。履其氣。恭何足以當大任哉。

以天道引
廷君道恰
好取期

守位曰仁
此仁字認
得真

片帆飛渡

聚人曰財
妙在正有
證引

而我字看得重。知言不疑。養氣不懼。所謂權操自我也。至以戰國時人作烘襯。法淋漓揮灑。如松石之離奇。如煙雲之變幻。何神妙乃爾。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義。

第一名吳敦義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君道焉。天生民而立之君。授之以大寶之位。此天道也。而何以守此位。而何以聚此人。此君道也。君道何以盡。一曰仁。一曰財。仁者所以仁天下也。財者所以富天下也。陸德明釋文云。仁本作人。意者九州之廣。四夷之遠。非人不能治也。兆民之眾。萬事之繁。非人不能察也。故云守位曰人。抑知仁與人道。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董子春秋繁露云。仁之為言。仁也是則言仁而人道備焉。無二義也。及讀班書。食貨志。范史蔡邕傳。皆引作仁。自當以從仁為長。子與氏有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是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四海社稷且不。能保何有於位乎。且聖人所以守此位者。則以利人愛物。故惟利人愛物。而後財可聚。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也。故韓康伯注易云。財所以資物生也。大學云。財散則民聚。書武城篇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班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貴民富。而教化成。此皆聚人曰財意也。又陸績注云。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然則自包犧氏之王天下。遞傳至神農黃帝堯舜以後。而作結繩而為網罟。作耒耜以教稼穡。作舟楫以濟津梁。作杵臼以利民生。作弧矢以威天下。作宮室以易巢穴。作書契以代方策。無一非利民前用正德厚生也。聚人之道。盡於是矣。而君道亦盡於是矣。

歷引諸說。隨案隨斷。皆有至理可尋。

讀書得間

出守位故
人毫不費
力

照照為仁
之弊

車幸為利
之弊

以中廟大
學作結題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義

第十名程宗伊

唐虞之世未嘗倡言仁也言仁實始於商書及殷之世未嘗專理財也理財莫詳於周禮商書始言仁於是為語為說性之宗說命為論學之祖又皆從仲虺之言仁以行其義也周禮專理財於是作偽啓病國之端泥古行厲民之政不得託周公之理財以文其過也仁之體財之用挾之持之左之右之經綸天下者將何以見於行事也夫亦曰以之守位而已以之聚人而已易繫辭謂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或謂仁當作人文選東京賦守位以仁薛注作人禮運鄭注何以守位曰仁釋文亦作人順文直下遞及之辭也不知王氏周易稗疏謂仁當如字位與財配仁與義配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總挈語曰仁曰財不必寬易經文也吾嘗釋其義而知之矣仁也者國之干城也財也者民之大命也慨自後世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往往嚴刑峻法以戾乎仁而帝王萬世之業傳之久遠也難矣頭會箕歛以竭夫財而朝廷兩稅之法為之更張也屢矣於此而為守位計試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澤之縣長能及周家之勿替乎於此而為聚人計試問三年成邑三年成都義方之歸嚮能及有虞之無為乎且也陳宗廟之牲代以蔬食斷刑名之獄為之涕泣非不仁也而位乃危而不安矣古者天府之用公之於萬姓今者大盈之庫私之於一己非無財也而人乃渙而不萃矣然則煦煦為仁雖夜氣所存乎旦所息而天良之替亡不足以培植仁且不易守也況乎其守位耶學季言財雖天地為鍾萬物為銅而錢幣之鼓鑄不足供版劑財且不易聚也況乎其聚人耶有聖人作供天職畏民謗議賑議蠲之詔諒然見仁心焉九貢九賦之制秩然頒財政焉仁心見而仰九五之尊利見大人財政頒而增意萬之戶奏自司徒後儒讀其本紀採君德稽王政而後知守位以仁即中庸有大德者必得其位之意也聚人以財即大學財散民聚之意也孰主張

是孰網維是握宰世之要領其亦深明易義也乎

切實發掘言有體要

天下有道則見義

一名林志恒

則字活現

則字輕讀

則字重讀

是真有道之世

三代而下

有道亦只

宜淺看

見字寫得

耐足

天下濟世之人必非果於忘世之人而乘時之士要即善於審時之士是故上有君當致使深藏槃澗不起而致之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矣下有民當澤使終老山林不起而澤之則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矣此義嘗讀魯論而得之天下有道則見孔子之為是言為經濟之士示以權衡即為石隱者流砥其痼癖也則見云云詳味之有緩急二義何謂緩天時人事之際庸耳俗目必不能窺其大原非徐為察之先時而躁者有矣何謂急經天緯地之功薄技微長必不克承茲重寄非力為乘之後時而需者又有矣其在唐虞惟皋夔知此義皋夔爵祿之念未必不澹於巢由然使盡為巢由則風動四方之治誰與襄贊之也其在商惟伊萊知此義伊萊爵祿之念未必不澹於隨光然使盡為隨光則表正萬邦之治誰與左右之也其在周惟望散知此義望散爵祿之念未必不澹於夷齊然使盡為夷齊則永清四海之治誰與匡扶之也後乎此惟留侯武侯能之當楚漢分爭之世似難言有道然以高帝之寬宏大度又有撥亂反正之才也即有道之機也則留侯之見早審之於間行歸漢時矣當群雄割據之世更難言有道然以昭烈之寬厚知人又有輔漢討賊之義是亦有道之機也則武侯之見早審之於草廬三顧時矣下此鄧禹劉基或庶幾焉然亦鮮矣大抵天下之有道惟君子能開之非出為補救奚以定傾扶危天下之有道亦惟君子能延之非力與維持奚以久安長治孟子有言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又曰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得志與民由之胥是旨也此孟子所以為孔子後一人也夫

俗塵萬斛中忽現出琪花瑤草用行套語一掃而空

天下有道則見義

十七名林錫光

一則字大有權衡

春秋時有道不過爾

爾

仲夫子猶未及知此

在陳思歸聖人猶有傳道之心

聖人者固無日不以天下為念者乎。惟聖人以天下為念。故其望治也甚深。然惟聖人以天下為念。而其揆時也甚當。何則。一無可轉之機。聖人固不能以一身支危局。偶有可乘之勢。聖人亦不忍以隔膜視生靈。蓋嘗讀論語。至天下有道則見一言。知其用世甚殷。而歎聖人之厚也。不然。春秋之天下固何如乎。主昏於上。臣橫於下。請隧請纓。聖臣之道失矣。君驕於內。民困於外。履田稅畝。養民之道失矣。我夫子獨一車兩馬。歷遍諸邦。弟後師先。冀得一當。然則豈真有道則見乎。抑見不必有道乎。蓋所謂有道者。只別乎危亂言之也。不必已治已安而始為有道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是齊魯可變為有道也。加以富加以教。是衛可轉為有道也。近者悅遠者來。是楚亦可致於有道也。東周可為。匏瓜不繫。是公山佛肸亦可化無道為有道也。夫明其道不計其功。觀變沈幾。聖人不能詭遇以干時。主有慕道之名。而無行道之實。不見也。而天不變道亦不變。撥亂反正。聖人更不以高蹈誤蒼生。處失道之世。而有嚮道之機。不能不見也。轍環已徧。不懸厯聘之車。周禮猶存。時作元公之夢。大聖人兢兢於此。豈敢以明王不作。稍存菲薄之思哉。

看有道字極活潑。以論語為證佐。妙理即在眼前。卻無人見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

一名林志恒

稱堯舜有根據

古今學術。至戰國而雜諸子百家。挾其議論意見。分門別派。互相掎擊。南學可以攻北學矣。弟子可以倍師矣。後人可以議古人矣。堯舜之道。諸子且出而非之。人心世道。關係匪輕。孟子能無懼哉。孟子者私淑。

通性善有
功效

天穿七札

聲大而宏

切膝世子
以還題面

勘得透

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舜。孟子亦稱堯舜。蓋天下道統自堯舜傳之禹湯文武。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源遠矣。二典之書。未嘗言性。然曰道心曰執中。即言性之祖也。性善之說。實古今而無疑。荀子言性惡。是誣性也。告子言杞柳湍水。是害性也。楊朱墨翟邪說。皆所以賊性也。孟子知不可以空言爭也。故必稱堯舜之言。以開先聖之道。蓋欲天下學術歸於一。而儒術必衷諸古。歸於一。則不雜申韓之學。老莊之書。盛於戰國。而衰於後世者。孟子之功也。衷諸古。則不悖周易之擬大誥之偽。後儒尚思假託。而戰國無有妄作者。孟子之功也。然孔子不言性道。而孟子必言性善者何也。蓋孔子之時。三代之道猶存。而士習猶未甚駁。六經亡。諸子作。百餘年間。人心風俗。頗與古殊。故孟子七篇首仁義。仁義者。性之見於事也。終言堯舜相傳之道統。道統者。性之極功也。孟子之言性善。孟子所以學堯舜也。三代以上。道在君相。君相有正造化之權。故邪說有誅。不率教有罰。三代以下。道在師儒。師儒有明道統之任。故異端必斥。莠言必絕。孟子之言為道統計。即以堯舜之道為己任也。此孟子所以正天下也。

亞聖心事。亞聖本領。和盤托出。實理中蘊。浩氣外達。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

十九名陳光燮

從古得言性之旨者。孔孟二聖人而已。孔子祖述堯舜者也。厥中允執。必本於危微精一之原。此刪書所以斷自唐虞也。孟子私淑孔子者也。性善所歸。必推於濬哲欽明之主。此告滕文所以必稱堯舜也。顧或謂滕文儲君耳。修齊治平之業。既宜急於講求。仁民愛物之心。又當廣為充擴。不此之務。而徒與探陰陽之本原。闢民彝之至理。得無近於迂乎。又或謂堯舜之主。不世出。處季世而高論唐虞。當戰國而侈言揖讓。得無失之遠乎。不知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性告其君。賊其性者也。夫性一

仁智孝弟
性善之用

推闡說以
還題意

開局堂主

典核

前王不忘

民情如繪

而已一者何性善而已。且夫湯誥始言恆性。堯舜未嘗言性也。而精一之言與恆性同義。持之有恆而後守之惟一也。伊尹始言主善。堯舜未嘗言善也。而執中之訓與主善同歸。葆未發之中即可充本然之善也。惟堯舜為能盡性。故論性必以堯舜為宗。惟堯舜之性為能盡善。故論性善亦以堯舜為斷。是知言性不本於善則至粹至精之理何以明。言善不歸諸性則知愛敬之真何以見。言堯舜不原於性善則放勳重華人且震驚為絕詣。言性善不衷於堯舜則綏猷建極人且誤視為虛無。其立言誠非漫然矣。且孟子之稱堯舜屢矣。言仁智也必稱堯舜。言孝弟也亦稱堯舜。而要之孝弟即性中之孝弟。仁智亦性中之仁智也。孝弟外無性能盡其性則所謂孝以事君弟以事長者無不善矣。仁智外無性能充其性則所謂堯舜之智急於先務。堯舜之仁急於親賢更無往而不善矣。此七篇之大旨也。孟子豈僅為滕世子發哉。兩句說得固結不解。精警渾融堅凝密栗。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義

第一名林志恒

隆古之世有帝力胥忘民風熙皞謳歌於衢路之間者。陶唐擊壤之民也。有農事既畢歲時伏臘頌禱於鄉飲之地者。成周稱觥之民也。蓋古者風俗純樸忠信感孚在昔公劉施惠執豕酌匏君臣之際脫畧如家人黎庶之情毫無所壅塞。試讀豳風卒章而其意益見焉。曰躋彼公堂言黨正飲酒之地也。曰稱彼兕觥即周禮酒正所造之公酒也。考之於禮鄉人之事得稱公而公堂公酒之事有四。為鄉射之禮則執觶而飲為賓興之禮則侑爵而獻為鄉大夫飲國中之禮則執觴於東鄉為黨正蜡祭之禮則獻飲於觀豳人之躋公堂者於鄉飲之時頌君德也。周自太王杖策遷豳民從如市亦越王季世篤其慶文王化行江漢澤及二南君之於民保之如赤子也。民之於君戴之如父母也。朝野上下纏綿固結蓋百有餘年矣。周

祝詞有洗

公員展成王冲効念先業之艱難陳下情之忠愛述羣黎之歌頌知國祚之靈長歲晚務閑鄉民進祝終詠之曰萬壽無疆豈同後世貢諛如錄獻千秋萬壽呼萬歲哉夫詩之立言多祝君壽天子萬壽使君壽考雅之詞也壽胥與試俾壽而臧頌之詞也至鄉飲而壽其君者惟見於幽詩周君德澤普遍羣生扶杖之老擊缶之童優游於里黨之間所以祝其君者意甚誠而詞甚樸迄今讀之愈想見君與民親酬酢一堂之盛也

禮麗題以積實出之講義正宗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義

第二名徐侍清

提和字

均安貼私

邑講

和貼公室

先私謀後

公義為李

氏言不得

不如此

均安則私

邑可全說

得暢

古之治國家者莫不欲弭爭臣之有爭也必將大不利於君下之有爭也必將大不利於上故書言事君之義必曰和同僚春秋言尊王之義必曰和諸國蓋志和則力均力均則勢定雖轉危為安可也昔者孔子嘗以其意微示季氏矣始示以均與安全私邑也繼於均與安之中復示以和全公室也其旨婉其詞微哉當季氏有事於顓臾之時魯之公室日卑矣彼季氏者固亦三桓後也即不為君計獨不為國計乎顧瞻大局之將危第鯁鯁焉為後世子孫憂慮不知公室一日不定即私邑一日不存雖得東蒙而主之抑何裨於魯之康與貧哉孔子知其然也因先告以私謀而後告以公義夫季氏之不臣亦久矣其必私為之計者何曰有魯則有季氏無季氏是無魯也被固魯之夾輔也使當日季氏果有顓臾之役內訌起焉外侮隨之矣示以私謀俾知有附庸即有世卿顓臾存即費之貧與寡不足憂顓臾亡即費之貧與寡愈足患欲以全私者全公耳故曰均者言二邑均也近於費是顓臾不寡費即無寡之勢也曰安者言二邑安也固於費是顓臾不傾費即無傾之理也季氏聞之其動於中乎動之以私謀而後徐導之以公義

再提和字
顯史存則
季氏亦存
而魯無不
存矣

結出維魯

重在均

軒然起大
波瀾

一氣旋折

馬使季氏釋顯史之疑結顯史之信同心共力以輔公室故又明示之以和彼顯史宿構社稷之臣又幸季氏之不絕其世重以城郭之堅甲兵之利他日為魯捍敵者必其地矣然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數言非特風姓之祀賴以存桓氏之後賴以存實存魯矣議者不察以為均和安三者蓋泛言天下大勢既無解於顯史之役又無切於君臣上下之大義言何裨乎且不觀始之言有國有家乎曰國者何指公室也曰家者何指私室也又不聞後之言分崩離析乎曰分崩不能安也曰離析不能均與和也觀於前後而知立辭之意在維魯矣

均安可全私邑和則可全公室聖人意在維魯為權臣言外示私室之可全以感動季氏而其實無非存魯也借此立意能使聖人維魯之心躍見紙上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義

第三名吳孝展

國家之幸福生於和國家之禍敗極於傾所以肇造國家之福而消滅國家之禍者在於均均者何所謂不偏不倚而劑其平者也故政曰平準曰平準天下曰平天下堯舜三代之所以獨隆者胥此道也喜夫夫子之論國家也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國土足以戴其民其民足以相生相養以寧息於茲土則國並不貧而民並不寡然吾曠觀今古往往無貧寡之實而有貧寡之象乃卒受貧寡之禍者何哉蓋天下之患莫甚於人人有重己之思務期於相勝而不以相讓私心之發平心之所由兆也爭心之熾亂心之所由起也是故愈富愈爭愈爭愈亂握千乘之權而不能收一卒之用者民志渙也食萬里之地而不能壽一月之糧者財歸獨也故曰一人之富一國之蠹眾志成城厥主安榮魯至今日誠貧弱矣然土地之大如故也物產之隆如故也稅斂之厚且取什二矣封疆之益且至百五矣擁富庶之資以休養生

傾由不安
不和實由
于不均

歸到均字

清晰

分講成德

息此固宜日新月盛以雄長天下而事固有夫謬不然者則貧寡之患可思其故矣且夫國與民有相倚
之機民與財有相需之勢財不歸於上下必中飽民不能胥匡以生也而飄然相引則民無民矣民不安
其家室必生亂法不能嚴以安戢也而紛然不靖則國不國矣所謂傾也傾生於不安不安生於不和原
其故皆由於不均夫惟聖王以國總財以財養民以民輔國政均治人均樂財均散吏均賢俗均和無富
故無貧無慮故無寡穆穆雍雍皞皞熙熙用成此邇治之隆者也然則欲措國家於無傾乎吾得正告之
曰是惟均故

將貧寡字縮入傾內將和安字縮入均內提綱挈領且見匠心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義

第九名喻 題

昔孔子之所以為教也曰文行忠信文行者財之端也忠信者德之誼也而孟子謂君子之為教者五有
成德者達財者是豈孔孟之異其道歟蓋孟子所謂時雨化之者為教之方答問私淑者為教之迹而成
德達財者乃為教之功也教而無方則無所為誘掖教而無迹則無所為授受誘掖之用神授受之機得
而後德乃成而後財乃達名雖五而實則二也故不曰教有五而曰所以為教者五然則德也財也文行
忠信也固一致也孔孟之道豈果有異歟忠信何以為德也蘊之於心之謂忠金石可規必篤厚而達於
涼薄發之於言之謂信豚魚可感必誠懇而泯乎詐虞而君子之成之也視其天資之純粹涵濡之薰陶
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及其至也體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發光輝於萬寶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受而
立德以垂不朽焉于是乎謂之成文行何以為財也修辭之謂文德音秩秩發言必有倫脊制事之謂行
履道坦坦幹事必於貞固而君子之達之也視其天資之明敏發揮之利導之肅其聰明鼓其氣量及其

第四十九

分講達財

峭折入古

詞源倒流
三峽水

明皆

明皆

至也。出乎身者加乎民。發乎通者見乎遠。擬議以成其變化。樞機無不盡其宜。而立言立功以垂不朽。焉於斯乎。謂之達成矣。達矣。德與財之能事畢矣。君子孜孜之責。務使美德良財。悉受其栽培。造就毫無異議者也。德者得也。有心得而後成為完器也。財者材也。達之使畢。宜其繼也。古財字多通用。如易泰卦財成。天地之道。則與裁通。史記孝文本紀。太僕見馬遺財足。則與纔通。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奉宗廟。則與才通。是假借之例也。或者附會達財。繫指理財而言。望文生義。以文害辭。非正義也。且理財非所以為教也。其說不通。不辨自明矣。

胸中雪亮。腕底風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義

第二十三名許業第

後世之教人。強萬有不齊之材。而就範圍於我。古人之教人。本其大無外之道。因材而篤。諸人就範圍於我者。本德行或責以言語。本政事或教以文學。因材而篤者。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補其偏救其弊。而絕無矯揉束縛之憾焉。此所以為君子之教也。故孟子稱之曰。有成德者有達財者。雖然。君子之立教。固取其能變化氣質。使知所不知。能所不能。苟必就其已有之德與財。而始能成之達之。則甚矣君子之教。益人微也。曰不然。所謂德者。不過謂其人有為聖為賢之資質。豈謂其已入聖賢之域乎。成哉成也。焦氏謂德惡惑而不定。故成之。如顏淵而教以為仁。仲弓而教以居敬。皆因其德性而裁成之也。所謂財者。陸氏直訓為貨財。謂為周恤之義。蓋陸不知古人六書。每多假借。誤解經義。不若朱子謂財與材同之為精確。但士雖負財器。而高明或失之浮蕩。沈潛或入於拘謹。甚至必信必果。小勇小仁。有財而誤其財者。何可勝道。達通也。焦氏謂財畏其滯而不通。故達之。故子貢有多言之戒。子路有好勇之譏。皆防其氣。

力挽千鈞

一氣旋轉
筆力超卓

不得吉士
之故有三

游談亂真
之害有五

質之偏而使就中道也。蓋君子之心本大公無我而君子之智更明於知人或論一道而彼此異致問一事而前後殊辭無非因其人之德之材而隨時隨事匡救扶持此所謂循循善誘也。明君子用人如置器君子之教人善因材此孔門所以有四科而經邦濟世之英無不兼備。豈後世合眾材而科之一律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慕虛名而無實效者所能比其萬一乎。雖然此亦就其賢者言之爾若夫不肖正當使之洗心滌慮革故取新君子又安能為拙工廢繩墨為拙射變殺率乎。此中庸所以有愚必明柔必強之教孟子所以有頑夫廉懦夫立之言也。

筆曲而達言明且清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義

第一名 熊元錫

天下之患非法令不具之為患也。非軍旅不强之為患也。非財用不足之為患也。宰輔無疏通知遠之識無公忠體國之心百執事之承其流者各放於無等之欲而不顧其害之中於國家此之謂大患。昔周公嘗告成王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所謂吉士者言自宰臣以至百執事皆當任諸其人也。洵夫為政之要其無亟於此者哉。其無亟於此者哉。今夫主治者君而輔治者臣必輔治者稱其職而後有治平之可言者。古及今之通義也。然而人君每不得吉士而顯庸之此其故何哉。一則由於養之而不豫二則由於蔽之而不見三則由於任之而不專而游談亂真者迭出以承乎其前。游談亂真迭出以承夫其前則其害不可勝言矣。理亂興衰之故普無所知一也。無所知而自以為知二也。保於所習之膚近三也。媚嫉天下之英才而陰行其排擠四也。坐視邦國之顛危不以易其平昔之利祿五也。總此五端此所以凶國而敗家者其跡常不絕於人寰也。使吉士得位而乘乎時則其事效反此危子微哉治忽之所關民生

結出立政

休戚之所係非細故也。周之興也。在詩有云。藹藹王多吉人。有國家者。尚其精擇。嚴辨。夫此以為立政者之始基哉。

探原立意力破題局淺近之說掃除殆盡

其惟吉士用勑相我國家義

第二卷 徐侍清

立政一篇。太史公謂其辨百官之次序。夫設官分職。周禮三百六十屬。辨之詳矣。區區舉十數人而說次第之何哉。又或謂周禮言置官之法。周書言用人之方。故其言再稱吉士。是說也。亦有不盡然者。何則。用人之大。莫如六官。立政所稱司徒司馬司空。非大臣其餘末僚。又皆在王左右者。謂專指用人而作非周公意也。然則何為而作。曰為成王作也。曰為成王用近臣作也。當是時。公已歸政。孺子矣。左右之人。知公之將去。環而同者。比比焉。以為少主。固可以非分干也。公早知之。故曰與廟堂之上。戒以家法。所謂家法者。無他。慎用近臣而已。考天官冢宰之職。凡奄宦婦寺之屬。莫不領焉。其立法之良。即後世宮府一體之意。公曰有具法。無其人。不可也。他日老臣就國。保無以疏大臣親小臣。教孺子者。宜及其聰明未惑之時。戒之以勿為所誘。而又懼左右之乘其後。又直舉常伯。準人諸秩。以警勸之。俾在廷臣僚咸所共聞。即他日偶不成於檢壬。亦人人得引老臣之言。以諫。孺子明哲必勇於改過也。嗚呼。公之用心。亦深矣哉。雖然。人君不可一日不聞善言也。三公在朝。天子尊之。三老在學。天子禮之。非宵旰所得親也。坐而論道。非燕寢所得聞也。聽政之餘。退食之後。誰與其備咨詢者。公又曰。有家法在。近臣之秩。嚮者先王嘗用一二吉士矣。亦所以備闡以內之顧問也。欲時時匡其不逮。吉士其庶幾乎。然其言曰。惟吉士則其他近臣不與焉。曰用勑相我國家。則廢職曠功之吉士不與焉。古大臣之相其君。雖立宮闈之政。亦詳密如此。後之

周公謀國之心如見

提家法

親小臣遠

賢臣後漢

之所以傾

願也諸葛

武侯出師

表亦對切

言之

再提家法

詳密之至

確是良法

一篇立意

周公苦心

醒作意

賢君欲以士人為內侍。而卒罷其議。不知周之初固已用之。特其名不載。周官疑非常置耳。如藝人表臣諸未際。尚多未載。豈周官非元公手訂與。抑以立政一篇補周禮六官之缺與。或立政者即歸政之謂。而吉士一職特設之。以內輔孺子。歟。創制不可考矣。要之固後世輔少主良法也。

以家法訓周公。公忠體國佐輔少主之心。何等周備。後有大臣適輔少主。當以此為法。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義。

第三名吳孝侯

周書立政篇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孔疏曰。勸勉也。此周公教王任用善士。勿使小人也。觀於此。可知國家之非賢無與立也。曰惟者。勿貳之辭也。曰勸者。勿憚之辭也。此君臣之交儆也。今夫人主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得賢人以自輔。乃或不知其為賢與否而不用。或憚其尊嚴不能縱其欲也。雖用而不終其用。即用矣。或間之以小人。使賢人卒不得盡其用。而賢人亦遂潔身高蹈而不樂於用。此古今來所由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吾想成周盛時。沖人委裘於上。冢宰勤勞於下。一時棧檣菁莪。猶存敦澤。熊羆不貳心之士。又皆明明在列。足以保人王家。弼我不基。而周公顧惴惴焉。懼王之用儉人以開賢臣也。眈眈焉。勸王之用吉士以資輔相也。拮据將茶之苦。千載下不昭然若揭耶。卷阿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用其時也。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思其後也。迨穆王命伯冏。猶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瘳厥官。垂其戒也。雖然。吉士之用人主之務也。勤相之勤。賢君之責也。國勢之安危。主德之隆替。民生之戚愉。亦惟是孜孜不忘者。以引為己任。以對越在天。此所謂勸相也。此即所謂吉士也。蓋君必惟吉士之是用。而吉士必以勸相而自期。故曰。此君臣交儆之辭也。

以君臣交儆。認題識見極真。筆亦緊鍊。